

● 语言学

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变换略论

赫 琳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赫琳(1974-),女,湖北枣阳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

[摘要] 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之间的变换是有条件的,并且变换前后语义会出现差异:一是语义重心有所转移,二是信息储量多寡不同,三是语义关系发生变化。这两种结构变换的作用大致有三点:一是使语义更为突出,二是使语言更为流畅,三是使声律更为和谐。

[关键词] 述宾结构;主谓结构;变换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6-0750-05

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变换的问题,应是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目前这类文章尚不多见,因而很有探讨的必要。研究这一课题,对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无疑是有意义的。这里拟就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变换的条件、变换的结果及变换的作用略论如下:

一、变换的条件

(一)述宾结构变换为主谓结构的条件

1. 宾语为施事宾语或者反身宾语,述宾结构一般都可变换为主谓结构。如:“来客人了”可变换为“客人来了”,“伸着头”可变换为“头伸着”。

2. 由工具宾语构成的述宾结构一般不可变换为主谓结构,如“写毛笔”、“照镜子”等。但当定语前面加上状语之后则可能变换为主谓结构。如“斜着照镜子”可变换为“镜子斜着照”。

3. 趋向动词所带宾语一般为处所宾语,本不可变换为主谓结构;但若带上表示人或物的施事宾语、表示时间的于事宾语^① [第 77 页],往往可变换为主谓结构。如“进来了两个人”可变换为“两个人进来了”,“过去了三个月”可变换为“三个月过去了”。

4. 断事动词带名词宾语

A. 有无类。包括“有”和“没有”。

a. “没有”带名词宾语,若名词为无生命的,一般可变换为主谓结构。如“没有水”可变换为“水没有”。若名词为有生命的,一般不可变换为主谓结构。但在对举的语境中或名词前有限制性定语修饰则可变换为主谓结构。如“钱没有,老婆也没有”,“老婆”是有生命的,与“没有”可构成述宾结构“没有老婆”,上文中有表示对举的主谓结构“钱没有”,“没有老婆”也就可以顺着变换为主谓结构“老婆没有”了。

b. “有”带名词宾语,要变换为主谓结构,需要对举的语境。如在对举的语境中,“有白发的老太婆”,

有中年妇人们”可变换为“白发的老太婆有,中年妇人们有”(臧克家《拾花女》)。

有无类断事动词为二价动词。动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领有者(记作 $N_{\text{领}}$)和被领有者(记作 $N_{\text{属}}$),构成基本的“ $N_{\text{领}}+V+N_{\text{属}}$ ”式,述宾结构则省略了 $N_{\text{领}}$,即“ $V+N_{\text{属}}$ ”,若 $N_{\text{属}}$ 为有生名词,极易被误解为“ $N_{\text{属}}+V$ ”。如“我有弟弟”中的“有弟弟”,变成主谓结构“弟弟有”,前后语义关系不同,不能变换。另一种是处所(记作 $N_{\text{处}}$)和某人/某物(记作 $N_{\text{人物}}$),构成基本的“ $N_{\text{处}}+V+N_{\text{人物}}$ ”式,述宾结构则省略了 $N_{\text{处}}$,即“ $V+N_{\text{人物}}$ ”。要变为主谓结构“ $N_{\text{人物}}+V$ ”,若 $N_{\text{人物}}$ 为有生名词,容易被误解为“ $N_{\text{属}}+V$ ”。如“屋里有解放军”中的“有解放军”,变成主谓结构是“解放军有”,表存现的变成了表领属的,也不能变换。所以有无类断事动词带有生名词,变换成主谓结构,需要一定的条件限制。若名词为无生命的,变换则容易得多。

B.是非类和像似类。现代汉语中是非类和像似类断事动词带宾语构成的述宾结构一般不能变换为主谓结构。如述宾结构“是中国人”、“像星星”都不能变换为主谓结构。

是非类和像似类断事动词都是二价动词,我们把动元记作A、B,则构成“A+是/像+B”。表示“A是/像B”,述宾结构省略了A,即“是/像B”,若变为主谓结构则是“B是/像”,前后语义关系不相同。

5. 表心理活动的动词。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带上宾语之后,一般都不可变换为主谓结构。但在现代汉语的实际语料中,也有“这事儿知道”这样的用例,变换成述宾结构是“知道这事儿”。这种变换在表心理活动的动词中只限于“知道”一词,并且宾语如果为有生命的就不能变换。

(二)主谓结构变换为述宾结构的条件

1. 主语为受事主语,谓语(中心词)只可能为二价和三价动词,动元之一为受事。要变换为述宾结构,则要求其他动元不出现。即对于二价动词要求施事不出现。对于三价动词,除了施事以外,另外一个动元(一般为与事)也不出现。如:

- (1)一只鸟(被)打死了→打死了一只鸟
- (2)一只鸟(被)他打死了→他打死了一只鸟
- (3)书给了→给了书了
- (4)书我给了→我给了书了
- (5)书我给他了→我给他书了

“打”为二价动词,例(1)施事不出现,可变换为述宾结构。例(2)施事出现,变换后仍为主谓结构。“给”是三价动词,例(3)施事、与事都不出现,可变换为述宾结构。例(4)施事出现,例(5)施事、与事出现,变换后仍都为主谓结构。

2. 主语为施事主语,谓语(中心词)可能为一价,也可能为二价或者三价。若为二价或三价,无论其他动元是否省略,都不能变换为述宾结构。如“我打了”、“我打了他”、“我给他了”、“我给他书了”都不能变换为与它们语义关系相同的述宾结构。谓语(中心词)若为一价,则有可能变换。

A.直接变换。如“客人来了”可变换为“来客人了”。B.施事主语前须有数量词修饰。如“小鸟飞了”不能变换为述宾结构,而“一只小鸟飞了”可变换为述宾结构“飞了一只小鸟”。

3. 主语为用事主语、断事主语、描事主语^[1](第66-67页),一般不可变换为述宾结构。如“这个盘子装牛肉”、“这个盘子是我的”、“这个盘子很漂亮”都是主谓结构,都不能变换为述宾结构。它们的主语“这个盘子”分别为用事主语、断事主语和描事主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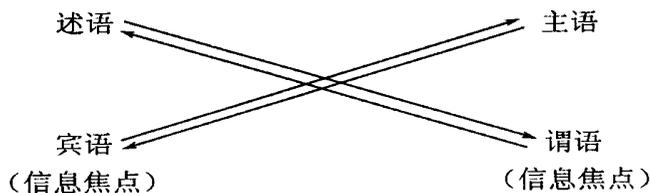
二、变换的结果

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变换,前后语义出现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语义重心有所转移

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的信息焦点是不同的,述宾结构的信息焦点是宾语,主谓结构的信息焦点则是谓语。

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变换,用连线表示即是:



显然,变换前的信息焦点在变换后就退居非信息焦点的位置,而变换前的非信息焦点在变换后变成了信息焦点。变换前后信息焦点变化了,语义重心也就随之而转移。^①

(二) 信息储量多寡不同

1. 增减被动义。在一些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的变换中,动词前增加或减少表示动作的被动性的“被”类介词,使整个结构增加或减少了表“被动”的信息。如余秋雨《关于善良》:“衣服真的被剥掉了,当时围观的有数百名行人,没有人上前阻止。”“衣服真的被剥掉了”可变换为“(真的)剥掉了衣服”。介词“被”的增减完成了被动义的增减。

2. 增减强调义。这主要通过增减副词“也”来实现。述宾结构“见不到一点光亮”变换为主谓结构为“一点光亮也见不到”,增加了副词“也”,表示最大程度上的“见不到”,语义得以强调。

3. 增加趋向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述宾结构的动词原无趋向成分,变换成主谓结构后加上趋向成分,形成动趋式谓语。这里又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动词本身有多种方向^[21](第 245 页),所加的趋向成分将动词的方向固定下来,明晰了趋向义。二是动词本身包含一种方向性,所加的趋向成分与动词包含的方向一致,使整个动趋式谓语有更加明晰的趋向义。如刘庆邦《春天的仪式》:“侧身,转头,提膝,踢腿,……动作整齐划一,甚是喜人。”述宾结构“侧身”、“转头”变换为主谓结构分别为“身侧过来/去”、“头转过来/去”,就增加了“过来/去”的趋向意义。“提”本身包含的方向是向上,“踢”包含的方向是向外,述宾结构“提膝”、“踢腿”,变换为主谓结构“膝提起来”、“腿踢出去”后,趋向意义更加明确。

4. 增加完成义。助词“了”附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在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的变换中,为了变换后的语义贯通顺畅,往往要增加助词“了”,增加助词“了”也就随即增加了“了”所表示的完成义。

变换前后的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的主要信息是相同的,增减的虽然都是一些附加信息,但信息储量毕竟出现了变化。我们选取 140 例,对信息储量的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列表如下:

比 例 变 换 后	信息储量相同		信息储量增加		信息储量减少	
	主谓结构	述宾结构	主谓结构	述宾结构	主谓结构	述宾结构
述宾结构(80例)	57.5%	/	42.5%	/	/	/
主谓结构(60例)	/	60%	/	1.7%	/	38.3%

(三) 语义关系发生变化

朱德熙先生在《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一文中指出:变换前和变换后的句子,高层次上的语义关系由于句子的结构不同会有差别。“所谓高层次上的关系指的是与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直接相关联因此比较重要的语义关系。”^[31](第 6 页)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变换前后这种高层次的语义关系的变化。

1. 后项是前项支配的对象^②,后项直接承受前项的动作行为→前项是后项陈述的对象,前项承受后项的被动义。这是述宾结构向主谓结构变换中,语义关系最常见的一种变化。如萧红涛《青春浪漫》:“错过了季节,也就错过了花期与花事。”述宾结构“错过了季节”的后项“季节”是前项“错过”支配的对象,后

项“季节”承受前项“错过”的语义内容。变换为主谓结构是“季节错过了”。原来的前项对后项的支配变为后项对前项的陈述“季节”承受“错过”的被动义,变换后的语义关系实际上是“季节被错过了”。

反过来,主谓结构向述宾结构变换,是前项受后项陈述→前项支配后项,后项由被动义变为主动义。

2. 后项是前项支配的对象,前项表明后项存在的方式,并带有使动的意味→后项是对前项的描写,表明前项的暂时性情态,使动义消失。这种类型在述宾结构向主谓结构的变换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刘庆邦《春天的仪式》:“他们都红着脸,鼓着腮帮子,……”述宾结构“红着脸”、“鼓着腮帮子”变换为主谓结构分别为“脸红着”、“腮帮子鼓着”,原来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变为被描写与描写的关系。反过来,这种类型的主谓结构变换为述宾结构,前项与后项之间又成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3. 前项表示后项存在的方式,说明“什么样”→后项对前项进行陈述,说明“怎么样”。如贾平凹《太白山记》:“天明起来,炕上睡着娘,娘把被角搂在怀里。”述宾结构“睡着娘”的前项“睡着”是后项“娘”存在的方式,它由不及物动词“睡”加“着”构成,表明一种状态,即“什么样”。变换为主谓结构为“娘睡着”,“睡着”表明“娘”怎么样。

4. 后项是前项有关的处所,表明前项的位置方向→后项对前项进行陈述,说明该处所“怎么了”。如葛均义《旗镇》:“一抬头,竟到了杏花巷。”述宾结构“到了杏花巷”,后项“杏花巷”是前项“到”的目的地,表位置。变换为主谓结构是“杏花巷到了”,后项对前项进行陈述。

三、变换的作用

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本无优劣之分,但都要受语境的制约。究竟选择何种句法结构,都要以切合语境为前提。这两种句法结构变换的作用,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使语义更为突出

1. 选用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强调的语义内容不同。如余秋雨《关于善良》:“一见面他就说:‘我被震动了。’他说的是胡杨树。”“我”与“震动”可以构成述宾结构“震动了我”,也可以构成主谓结构“我被震动了”。这里选用表被动的主谓结构,强调了“被震动”的语义内容,突出了胡杨树的生命力带给人们的震撼力量。若选用述宾结构“震动了我”,语义重心在“我”,这与文章的主旨是不一致的。

2. 上下文都使用某一种结构(述宾或者主谓),有意在并列的几个句法结构中让其中的一个改用另外一种结构,而强调变换后整个结构的语义内容。如无名氏《塔里的女人》:“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着,忘记了风,忘记了雪,也忘记了我自己。我只有一个观念没有忘记。”“风”、“雪”、“我自己”、“一个观念”都是受事,都可以作“忘记”的受事宾语,构成述宾结构,而无名氏将“忘记”与“风”、“雪”、“我自己”构成三个述宾结构之后,将“一个观念”置于“忘记”的前面,构成主谓结构,在与其他三个述宾结构的对比中强调了“一个观念没有忘记”的语义内容,表现了这个“观念”对“我”的重要。

3. 可变换的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同时出现,利用它们的同义关系,形成语义上的反复,从而强调了语义内容。如无绳数字电话广告:“全球通,通全球。”主谓结构“全球通”和述宾结构“通全球”同时出现,语形不同而语义基本相同,强调了无绳数字电话信息联络范围广的优点,起到了很好的广告效用。

(二)使语言更为流畅

叶圣陶《祖母的心》:“戈白萍来过之后,老太太因为他也反对冰囊却热的方法,和对于燃烧果核的方法的赞同,更坚固了她的自信心。”后修改为:“戈白萍来过之后,老太太因为他也反对冰囊却热的方法,赞同燃烧果核的方法,她的自信心更坚固了。”叶老将原文中的述宾结构“(更)坚固了她的自信心”变换为主谓结构“她的自信心更坚固了”,两者相比,后者就显得更为流畅一些。

(三)使声律更为和谐

1. 协调韵律。有的时候将述宾结构变换为主谓结构,或将主谓结构变换为述宾结构主要是为叶韵。如郭沫若《郊原的春草》:“你是生命,你也哺育着生命,你能变化无穷,变成生命的结晶,你是和平,你

也哺育着和平 你使大地绿化,柔和生命的歌声。”“柔和生命的歌声”为述宾结构 其实联系上文“你使大地绿化”,这里使用主谓结构“生命的歌声柔和”衔接要顺畅一些 但句尾“和”字,与前几句不叶韵,故使用述宾结构 “命”、“晶”、“平”、“声”一韵到底,这就形成了诗歌的韵律美。

2 调配平仄 韵文一般都注意上下句末尾字的平仄,利用结构变换,我们可以做到平仄调配适当。

(1)仄起平收。如老舍《英雄赞》:“有些个青年心高傲,不甘去作小事情 殊不知,工作本来无高下,缺一块砖瓦,房子就盖不成。”“傲”、“下”仄起,“情”、“成”平收,平仄相对,呈现出错落起伏之势 述宾结构“(不甘去)作小事情”可变换为主谓结构“小事情(不甘去)作”,主谓结构“房子就盖不成”可变换为述宾结构“(就)盖不成房子”。这段唱词不选用变换式,可能就是考虑到了调配平仄的需要

(2)仄声韵 如琼瑶《我心已许》:“犹记小桥初见面,柳丝正长,桃花正艳,你我相知情无限,云也淡淡,风也倦倦”“面”、“艳”、“限”、“倦”都是仄声,并且叶韵,构成仄声韵。其中“小桥初见面”与“犹记”既可以构成述宾结构“(犹)记小桥初见面”,也可以构成主谓结构“小桥初见面犹记着”。这里选用述宾结构,仄声字“面”位于句尾,与其他几句以仄声字作句尾保持一致

注 释:

- ① 应该指出的是,主语是周遍性主语的主谓结构的语义重心是主语。但周遍性主语的主谓结构毕竟为数不多,因而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主谓结构和述宾结构变换后语义重心有所转移这一客观事实。
- ② 这里将述宾结构的述语、主谓结构的主语称为前项,述宾结构的宾语、主语结构的谓语称为后项。

参 考 文 献

- [1] 邢福义.汉语语法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2] 孟 琮.动趋式语义举例[A].句型和动词[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 [3] 朱德熙.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A].句型和动词[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何良昊)

Verb-object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of Predication Transformation

HE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Biography HE Lin(1974-),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grammar of Chinese language.

Abstract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verb-object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of predication is subject to some conditions. And there is difference in meaning between the two structures: First, they transfer their heart of meaning; Second, they have different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Third, their relations in meaning have changed in some degrees. The transformation has three kinds of roles. It can stress the meaning, make the language more smooth and rhythm more harmonious.

Key words verb-object structure; structure of predication; transformation